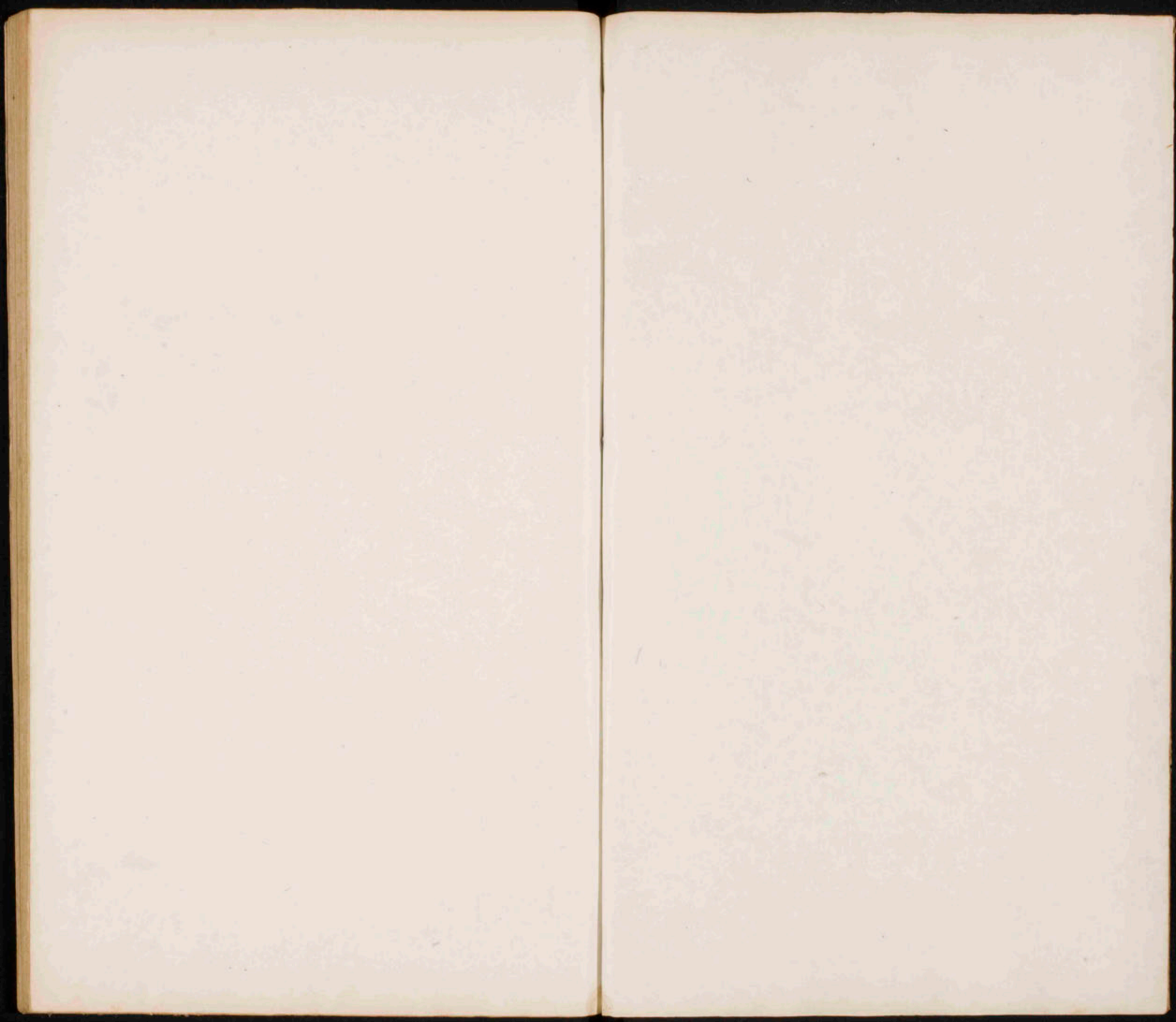


丙子





對夫人年逾七十矣病以視滿液

此語亦在

頁師友得克遂有止遇親戚惠愛周洽娶居二十有

五年母儀婦道為里閭式大德丙午歲比不登大人

能出庾積以活流殍猶用君志也皇慶壬子之七月

以疾終年五十有六男五人子京子真皆以公嗣于

朝且選為郡學師而祿不逮養殯松江府上海縣學

教諭辟世陽路石林書院山長留孫業于象胥氏亦

在選中以租命為叔父伯方後熊君前娶謝氏二女

一人夫人育之若已子為擇良曰陳敏學今為將

仕佐郎太常太祝孫男女十三人葬以皇慶 年月

日墓在 山之原太祝次夫人之行厲余銘之曰婉
々令則飭躬蹈常惟孝惟睦善于尊章矧奪之良爪
嬰在傍秉德無讐裕後流慶死不亡端安不戒

深秀道院詩序

俞汝余

昔讀陵文安公文知所謂爲山之勝思欲一至其
處極峭絕亢爽之觀訪昔賢所以學道誦習於此者
將挹其高風而有所興起爲也迺今得聞張君明道
築別業茲山之趾傍曰深秀道院爲交虞伯生爲之
記夫懷君聖所不敢然山水之樂亦樂道者之一助
與夫酣營沒溺於聲華紛沓之場者其得久豈不有

聞改間

聞哉張公昔在詞垣與余爲同僚余知之甚熟蓋樂
易无它腸遇事輒介然不撼於勢其進用有聲援如
春陽敷滋草木方華而未嘗以自多方始旨樵夫牧
子相从於岩居川觀釣鮮茹芳且以悅親交爲事此
其志爲何如而吾懼造物者不私於張君而伏之也
則君將憤懣抑鬱有不適其適者矣吾聞達道者能
一仕隱齊喧寂不必高臥林谷遺情絕交嘉花茂樹
娛翫心目然後爲得深秀之實必若荷蓀耦耕不爲
是則聞淨者非歟山中多隱君子學于老氏試以余
言扣之同乎否也余既序其事且屬善詩者思以道

日墓在 山之原太祝次夫人之行厲余銘之曰婉
々令則飭躬蹈常惟孝惟睦善于尊章胡奪之良爪
嬰在傍秉德無讐裕後流慶死有不亡端安不戒

深秀道院詩序

俞嘗讀陵文安公文知所謂爲山之勝思欲一至其
處極峭絕亢爽之觀訪昔賢所以學道誦習於此者
將挹其高風而有所興起爲也迺今得聞張君明道
築別業茲山之趾傍曰深秀道院爲交虞伯生爲之
記夫懷君聖所不敢然山水之樂亦樂道者之一助
與夫酣營沒溺於聲華紛沓之場者其得久豈不有

聞改間

聞哉張公昔在詞垣與余爲同僚余知之甚熟蓋樂
易无它腸遇事輒介然不撼於勢其進用有声援如
春陽敷滋草木方華而未嘗以自多方始旨樵犬牧
子相从於宕居川觀釣鮮茹芳且以悅親交爲事此
其志爲何如而吾懼造物者不私於張君而伏之也
則君將憤懣抑鬱有不適其適者矣吾聞達道樞者能
一仕隱齊喧寂不必高臥林谷遺情絕交嘉花茂樹
娛翫心目然後爲得深秀之實必若荷蓀耦耕不爲
是則聞淨者非歟山中多隱君子學于老氏試以余
言加之同乎否也余既序其事且屬善詩者思以道

張君之志云

禮樂韻語序

禮經多散缺學者莫之所以古六藝自童子已其
大指今誥首有不涉其流者古禮若繁縟然當時皆
執而行之甚習不待誦說而明後世不接予見聞且
厭其勞而莫之省也則夫世教之軌則人情之範防
果安在哉橫渠張先生欲教學者一本於禮惜其說
不大行世亦無能紹其學者稍欲稽經訓傳考
覈儀文世皆指爲濶遠而不切于時用夫孔庭之授受
自詩禮之外餘言凡誨諸門弟子者皆可徵也學道
而不由於禮吾不知其說矣嘗欲彙輯詩冊所載六
藝之畧若古凡將急就等書以便重習使之知爲學必
始于此雖未復古猶逾于无闻也及來京師得親
君舜民所爲韻語則知世固有同余志者矣可謂禮
樂爲死傳也哉舜民嘗執業于廣信謝先生氣尚沉
直守節不渝舜民得於緒言者不可以崖畧既若韻
語固其微爾謹傳自南曲臺所記各本師承本相承
者至今讀者莫能折衷此非初學所及吾欲與舜民
共商畧之

贈國子生太易本南婦省親叙

近制國家歲貢弟子員稽其入學之次第而甲乙之

以登名于集賢及禮部迺召而試其業苟辭達者為

中選而授爵自六品以下有差夫士有淹洽經傳稿

无岩谷而不獲一命以信其志者而國學弟子員日

豐其餼廩命師教之計日而榮其身朝廷之行國子

亦優矣待之優惟中人以上知內愧而自益下為

者如小吏牽補歲月徼幸祿秩而暴弃者入不與焉

乎此豈上之人所望於國子而國子所以自貴重其

身者哉有太易術者系出伊吾讀書甚勤瘁不間寒

暑无梁肉裘馬之慕或負或聲勢欲授之仕或與之語

百聖賢之道竟充然若有得者其先伯祖為守于杭

推重儒多惠政可紀與余厚善知之深此其家法有

自來乎今將往省其親于江之南求余一言以日勗

余曰學患志不先立志立矣而守之不堅將中道而

畫嘗見安澹泊者或不能一動於紛華而勞久則弊

一為墮心所乘舉昧沒不復振者多矣生其母急近

效而忘遠圖也母猶小成而遺大業也若夫群居暇

逸次比而休以獵取資級此非生之意亦非余所期

於生者

克復齊箴為國子作讀康禮作

聖言胞、易道以弘理欲之幾剝復是徵艮取碩果
窮上及下是爲震初剝極者物生萬化即終爲始仁
根於生匪由已艮止其所而震以動知止則克動復
斯中未克匪虧復已奚增塵淨鑑空夙心淵澄七日
來復往屈來伸一日婦仁機應若伸聖人无復克復
爲賢若頰若迷灾膏繫焉咨尔内省克之惟艱知不
遠復庶其晞顏

孫氏先塋碑

士壘改士壘

之居汴者值金乱譜牒散軼莫迹其始今奉直
大夫京畿都漕運司判官元凱之父早居燕卒有二
年葬宛平縣之樊村又十有五年爲皇慶改元聖上
踐祚敦尚孝理凡中外臣庶身被光寵而命教不逮
其先者詔中書議贈典有差由是元凱得贈父爲奉
直大夫潮州知州飛騎武清縣男母時武氏清縣君
命下元凱率子姓且牲醴展墓白上所以嘉慈幽顯
勸飭臣子俾勿替孝思之意甚厚按礼則世祖不祧
則騎尉君爲孫氏居燕始祖又得際遇文明焜耀泉
壤施及來胤慶譽何窮而墓道無碑曷以訓厥後騎
尉君嘗言幼聞諸父母孫氏代有著称皆殖德厚行
資儉勤以給頌兵興轉徙父母亦蚤世道其事不悉

聖言胞、易道以弘理欲之幾剝復是徵民取碩果
窮上及下是爲震初剝極者物生萬化即終爲始仁
根於生匪由已艮止其所而震以動知止則克動復
斯中未克匪虧復已奚增塵淨鑑空夙心淵澄七日
來復往屈來伸一日婦仁機應若伸聖人无復克復
爲賢若頰若迷灾膏繫焉咨尔内省克之惟艱知不
遠復庶其晞顏

孫氏先塋碑

孫氏之居汴者值金乱譜牒散軼莫迹其始今奉直
大夫京畿都漕運司判官元凱之父早居燕卒有二
年葬宛平縣之樊村又十有五年爲皇慶改元聖上
踐祚敦尚孝理凡中外臣庶身被光寵而命教不逮
其先者詔中書議贈典有差由是元凱得贈父爲奉
直大夫潮州知州飛騎武清縣男母時武氏清縣君
命下元凱率子姓且牲醴展墓白上所以嘉慈幽顯
勸飭臣子俾勿替孝思之意甚厚按礼則世祖不祧
則騎尉君爲孫氏居燕始祖又得際遇文明焜耀泉
壤施及來胤慶譽何窮而墓道無碑曷以訓厥後騎
尉君嘗言幼聞諸父母孫氏代有著称皆殖德厲行
資儉勤以給頌兵興轉徙父母亦蚤世道其事不悉

也生子軌弗育晚乃得元凱涉書傳即業于象胥氏
遂以其學得推擇掾中書調承務郎會同館副使狹
滿授今任元凱能于官措紳多飛章論薦乃益諷冲
約素不苟接聲勢以躐躋華要用是家道以克而休
問弗墜繫騎尉君之教也君個儻尚氣義每急人之
私傾貲貨必身先好善若渴飢至老益篤率以大德
元年四月十四日壽七十有九時氏家雲中金 叅
謀官

之女婦道母儀咸中壺則後十三年卒生子一
人元凱也吾聞金亡名家右族走河南北得脫性命
艸棘間率一二爲幸若騎尉君夫婦安且善又有子
允其宗諸孫競爽未艾非積善致然邪元凱屬予爲
文錄諸石不得辭銘曰賢不必皆仕惟善克令躬而
慶以裕後是爲本固而積厚矧申之以眉壽則天者
信可必視世之險詐眩巧徵幸榮名者以死誑祐也
川流紘々西山其岬斯其騎尉孫君之室後千百年
過者猶式

求心齋記

求心齋者蘇文忠公之所書也臨安羅君國賓得之
因以名其齋且屬予爲記也公之學本之孟子以求

放心爲學問之要今公言求心者何居求則既放矣
不放何求也故不言放然放而復求孰若不放之爲
得也孰能無放从心所欲不踰距者聖人之事出八無
時莫知其鄉者衆人之事也君子則存焉以養性正
焉以修身莫先於心：既放矣孰求之將以心求心
乎曰非然也譬諸求水流者川爲止者爲澤已止而
流則川行不竭心本乎靜能靜而動則非放矣放
者物交物非動之正也吾所謂靜者非死灰之謂鴻
鵠將至者失之動死者失之靜也今國賓之居是齋
也花木竹石溪山之景華畢具而書琴瑟環列左右
尸居而淵澄神運而天游孰非此心之所求也不放
而求其蔽也惑放而不求其蔽也蕩忽忘忽助者求
心之自的也羅氏圭組蟬聯詩書之澤有衍未艾歸而
求之有餘言何爲哉

雪山齋頌并序

江浙行省中書右丞相曹公羽儀天朝出司蕃翰
清声雅望烜著當今翰林承旨公篤祿華愛之大
書雪山二字以扁額其齋求取義高潔屬深正文
士作為歌詩以道盛美高郵龔嘯既序次其說已
西鄧文原復爲之頌曰

放心爲學問之要今公言求心者何居求則既放矣
不放何求也故不言放然放而復求孰若不放之爲
得也孰能無放从心所欲不踰距者聖人之事出八無
時莫知其鄉者衆人之事也君子則存焉以養性正
焉以修身莫先於心：既放矣孰求之將以心求心
乎曰非然也譬諸求水流者川爲止者爲澤也止而
流則川行不竭心本乎靜能靜而動則非放矣放
者物交物非動之正也吾所謂靜者非死灰之謂鴻
鵠將至者失之動死者失之靜也今國賓之居是齋
也花木竹石溪山之景華畢具箇書琴瑟環列左右
尸居而淵澄神運而天游孰非此心之所求也不放
而求其蔽也惑放而不求其蔽也蕩忽忘忽助者求
心之的也羅氏主組蟬聯詩書之澤有衍未艾歸而
求之有餘言何爲哉

雪山齋頌并序

江浙行省中書右丞相曹公羽儀天朝出司蕃翰
清声雅望烜著當今翰林承旨公篤祿華愛之大
書雪山二字以扁額其齋求取義高潔屬深正文
士作為歌詩以道盛美高郵龔嘯既序次其說已
西鄧文原復為之頌曰

死化崑侖天施地生水涵太乙其歸清寧肇自幽朔
肅以玄冥布漢汗濶盪穢飛靈困時歛舒值物虛盈
飭躬玉潔躋世祗平醇和不愆氣與道并仰瞻嶠岩
旁達光晶昉自膚寸屹彼層城匪霖而澤功配風霆
猗歎曹公秉節亮貞職在南服維國之楨損疏其和
圭衮載榮頌為崧高積壤攸成象物示儆如茲斯銘
在昔懿侯仕漢宰衡道本清靜民安繇征守成之規
萬世準程慶流祚胤運際休明高山仰景止式揚頌
聲

錢塘嚴處士墓碣

姓嚴氏
始余識處士時以善琴名江湖者皆言處士折斷琴
士居改以士性坦夷然頗嗜酒酣極執禮益謙下遇人

无少長賤貴必盡懇悃不立崖異而又雅敬之真斷
琴雖世習亦天巧然也處士曾大父事宋高宗以勇
畧備顏行暇則攻事著班經一卷高宗嘗彞神手
劍而至就琴也明日命製琴而長若劍者名曰
夢又遣使蜀購異材倣唐雲氏式弦琴三百宋雅樂
散逸中原而南渡後猶存百遺則今世所傳宋尚方
琴腹有雷氏識者皆處士曾大父時物也處士幼知
業其家不事它技老益精敏若扁之輪慶之鏃所謂

死化崑侖天施地生水涵太乙其歸清寧肇自幽朔
肅以玄冥布漢汗濶盪稜飛雲困時歛舒值物虛盈
飭躬玉潔躋世砥平醇和不愆氣与道并仰瞻屹岩
旁達光晶昉自膚寸屹彼層城匪霖而澤功配風霆
荷欣曹公秉節亮貞職在南服維國之楨損虢其和
圭衮載榮頌為崧高積壤攸成象物示儆如堯斯銘
在昔懿侯仕漢宰衡道本清靜民安繇征守成之規
萬世準程慶流祚胤運際休明高山仰景止式揚頌
聲

錢塘嚴處士墓碣

始余識處士時以善琴名江湖者皆言處士折斲琴
為處士性坦夷然頗嗜酒酣極執禮益謙下遇人
无少長賤貴必盡懇悃不立崖異而又雅敬之其斲
琴雖世習亦天巧然也處士曾大父事宋高宗以勇
畧備顏行暇則攻事著班經一卷高宗嘗夢神手
劍而至就琴也明日命製琴而長若劍者名曰
夢又遣使蜀購異材倣唐雲氏式弦琴三百宋雅樂
散逸中原而南渡後猶存百遺則今世所傳宋尚方
琴腹有雷氏識者皆處士曾大父時物也處士幼知
業其家不事它技老益精斂若扁之輪慶之鏃所謂

技進于道者邪宋內臣有以處士琴上進者理宗欲
官之卒辭不受自號古清翁寧落魄湖山間終其身
處士殆隱于琴者也自雷氏後世稱郭諒沈鏐張鉞
卒而寥、數百載一得其人琴事豈易能哉處士姓
嚴士諱恭字子安其先家洛陽靖康亂落南來居湖
州曾大父振武功大夫濶西路分大父致通修職郎
主潭州例陽縣簿父庚以晦德終處士生於紹定辛
卯九月廿二日至大戊申八月一日卒壽七十有八
娶梅氏男敬季繼其世用傳先薦為安定書院山
長女適茅山書院山長劉供葬用皇慶年月日墓
在 山之原與梅氏 處士篤孝行年十四嘗刲股
和糜以起父疾與敬云銘曰智創物巧者述諧互和
與道一魂乎天游休安宅

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江浙行中
書省都事出守浮梁蒞事之始祖見于先聖傾瞻庭
宇褊陋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歲承祀且曰在漢文
翁治成都修學宮由是蜀士比齊魯而翁亦書殿循
吏矧番政多 先豈下漢蜀郡哉政斯令字多士勸
相鳩工庀具廓弘厥規始是年六月暨十一月廟成

齋廬堂垣門序庖湍悉隆舊規迺卜日率僚吏諸弟子負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德為弟子師公退則窮加飭勵而稽考其致情勤由是編民位吏咸競于孝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一月制詔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敦尚德行經術而黜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遺制而後世鮮克師方馴至于風俗靡弊致治亡繇今聖天子孝宗繼述丕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莫不砥礪以振厲文原忝殺曾子而番士方玉甫等以書來曰郡侯嘉惠於學頗有紀也文原竊惟百之學者自二十

五家之間以里居之選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是而升之黨庠秩序國學雖教成有漸然其道必原於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言非是則儉諛僻王政所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淳周衰經術已不逮百若晉韓起吳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魯春秋與周樂乃不若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吳晉猶爾當時諸侯之國其昧于經者有矣秦祖有所自來蓋至秦而後極漢興至建武幾八十載始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當道湮厄已久奮然欲闢邪說以達仁義之途其難如此而卒未得擬古者得人之盛

然經籍之不墜繫漢 是賴俗儒早陋而莫之省宰
稍自振者則又溺於章句訓詁不能悉心澄慮上求
聖王所以泰主宰而迪民彝者遂使儒者名為窮經
而寔用不著識者隱憂焉辟諸百穀州木德行其本
也終術則沃土之所封植甘霖之所膏潤而霜露又
以闕深而積厚然後以華以術敷鬯旁達此訓章之
昭晰而不可掩者然耳要其質文之相宣体用之脩
具皆天下之寔理豈有假借炫飭於外也哉夫亦以
為己而效可及於天下一有辭世取寵之私則所施
必悖士之游息蘊修於此者尚庶幾夙夜交儆以毋

墓改墓。

體改休

厚私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之者望也侯

膏以書員

吾讀書於易尤研頤其守淳梁嘗新三

皇殿建舟梁均賦後汰煩冗雪滯寃為政號稱廉
云

醫李教授李君墓碣

醫之道周於陰陽五行盈虛消息之變與易經相表
裏世傳素問難經皆本黃帝羲黃心授固自有淵奧
哉能通其說者必穎悟該洽於 者也而昧者苟為
夸謾以希幸中徹近利世亦鮮能辯其非是以至於
頤劇者何可勝計太史公記扁鵲倉公禁方多不傳

然經籍之不墜繫漢 是賴俗儒早陋而莫之省幸
稍自振者則又溺於章句訓詁不能悉心澄慮上求
聖王所以參主宰而迪民彝者遂使儒者名為窮經
而寔用不著識者隱憂焉辟諸百穀州木德行其本
也終術則沃土之所封植甘霖之所膏潤而霜露又
以闕深而積厚然後以華以術敷鬯旁達此訓章之
昭晰而不可掩者然耳要其質文之相宣体用之脩
具皆天下之寔理豈有假借炫飭於外也哉夫亦以
為己而效可及於天下一有辭世取寵之私則所施
必悖士之游息蘊修於此者尚庶幾夙夜交儆以毋
菁莪豐苞之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之者望也侯
名郁字文卿喜讀書於易尤研頤其守淳梁嘗新三
皇殿建舟梁均賦役汰煩冗雪滯寃為政號稱廉平
云

醫李教授李君墓碣

醫之道周於陰陽五行盈虛消息之變與易經相表
裏世傳素問難經皆本黃帝羲黃心授固自有淵奧
哉能通其說者必穎悟該洽於 者也而昧者苟為
夸謾以備幸中徹近利世亦鮮能辯其非是以至於
頭劇者何可勝計太史公記扁鵲倉公禁方多不傳

之亦世不能用不知古今人不同而方藥迥異宜此
非瑰特士莫能究詰若溧陽李君有所謂儒而醫者
耶而不幸死矣君諱芳字子英世居和之歷陽本馮
家父早嗜韜略善武事宋孝季淮土驛驛遂南徙占
籍溧陽主將上其能補進義校尉尋卒君痛父死庸
醫且母世遂博涉古方書若君臣佐使之辯宜通補
泄輕重溼滑燥濕之施靡不研覈由是抱疾者屢交
尹外君亦不擇富貴爲診治輒愈兄少望嘗謂伯仁
曰吾墓高士傳韓伯休膏藥長安市不二價乃益居
善藥務廣厥施至元丁卯有司舉君以其學教色之

家士弟

代不復仕其徒自言得君秘授多驗者築

別業城西偏翰林承旨姚公時廉訪江東道爲榜其
居曰誠齋園蔣花竹日與伯氏酣歌嘯詠其中甚樂
會建三皇殿君以身先勞瘁遂疾亟惟語伯氏以課
諸子業詩書勿墜其世言畢而瞑時皇慶二年二月
廿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大父諱友直父諱起潛君娶
居氏生二男子長曰士賢 鑿爲文頗有聲譽次曰
孫男女五人葬用延祐二年月日墓在北山之原士
賢君之交尚又斯爲善狀來請銘余曰李君德者也
銘其可哉銘曰世之言鑿道者類曰方技方伎何可

易言哉若子英者克孝克友非隱非仕恬養丘園而
樹善以歿世與夫矜名狗利老昧知止者不亦異乎
死有不亡垂慶來裔

容德齋箴

甄城丘以道幼从余執業已穎悟異凡兒長益務
學有操尚以容德名齋求予言惟予容之義大矣
世之昧者以厚顏深情為容也有忤于中久而不
釋則憤裂潰決其禍乃甚於不容者以道其亦審
於理欲善惡之辨焉故與之箴且以自儆云
惟人稟美萬類攸司執德務弘燭理慎微在易著象
謙言莫比包荒為泰包承為否容以虛受恕視人已
匪曰尚同混彼涇渭趣舍或偏薰蕕斯異勿罪馬更
弗擾獄市時稱善治皆容之細世俗道漓交匪義合

或矯言笑中莘外洽錦屏不戒襖逾衰甲咨尔深省
中和是經勿說而慝勿隘以爭視萬不高如衡侍平
如水鑑物而不留形休、有容我思孟明或用箴言
以配座銘

試院瑞梅詩序

延祐改元 聖天子詔興大比江浙行中書省統領
四道治于抗迺即宋故三省署為枝士之所悉自其
林而經度締構以从斯規中為堂南向靚麗敞矣而
唐 公廉訪浙西道職在盟紂以文原等忝司攷擇
也季秋九日置酒半有作而言者曰在堂北東梅發
枯枿二餘而七花夫梅冬葩也而榮於秋其斯文之
頑乎公起視徘徊索酒酌客竟夕飲竟甚明日命工
畫者類之屬客賦之文原曰物之異者先聖所難言
然史傳所志嘉禾秀麥靈芝苜蓿率以為美瑞考諸時
事多有徵若梅之生與歲寒松栢類故君子以比德
焉先時而數有作興之道 菊同芳若聲應氣求者
瘁久而復滋其山澤之臞出而應時須者乎然則士
之戰藝乎此者可以自期待而藩牆扃鑰以遂其王
則又今之長育人才者之事也公輒然笑曰予具書
之以為瑞梅詩序是為序

廣德路修建廟學記

古之學者不惟詩書禮樂之教薰濡涵育習性乎融
至於宮室車馬器物奉身之具皆有品式以為世範
防使人日由於善而不知後世厭古徇俗去道日遠
夫治莫先於建學而古制莫之考徵漢 撫拾殘缺
若米廩或均替宗東膠虞庠辟雍頽宮之異其說各
稟師承義相抵牾今群學猶百鄉庠也非復如周官
會民射飲之舊故堂室之制既昔之為大夫士者皆
老於鄉道尊而德徽迺為弟子師非若後世選于百
司而授之職也禮釋奠于先聖先師目易之以像祠

典以曲

莫稱世俗之士亦認：然莫辨其孰為非是然
望賢之道布在方冊學者猶可因言而求理得理而
忘言內以藏器於身外以施澤於天下而又汨於庸
見剽聞異端典學矜小才者各近名驚私智者趨末
利斯道幾何而能復古也今之司民牧者亦有思乎
廣德郡文學馬君元甫壽以書來曰自僕侯承守茲
土即以敦尚儒風訓迪末學為首務周視建 圮陋
弗葺惧无以宣上德意以為良二千石差別命馬君
率諸生而告之以士有賜復有設科公侯皆 折禮
而氓隸不得知苗為饌有廟講習有所將歷于風雨

廣德路修建廟學記

古之學者不惟詩書禮樂之教薰濡涵育習性易融
至於宮室車馬器物奉身之具皆有品式以為世範
防使人日由於善而不知後世厭古徇俗去道日遠
夫治莫先於建學而古制莫之考徵漢 撫拾殘缺
若米廩或均替宗東膠虞庠辟雍頽宮之異其說各
稟師承義相抵牾今群學猶百鄉庠也非復如周官
會民射飲之舊故堂室之制祇昔之為大夫士者始
老於鄉道尊而德徽迺為弟子師非若後世選于有
司而授之職也禮釋奠于先聖先師目易之以像祠

儀文莫稱世俗之士亦認然莫辨其孰為非是然

望賢之道布在方冊學者猶可因言而求理得理而

忘言內以藏器於身外以施澤於天下而又泯於

見割聞異端典學矜小才者各近名驚私智者趨末

利斯道幾何而能復百也今之司民牧者亦有思乎

廣德郡文學馬君元甫壽以書來曰自僕侯永守茲

土即以敦尚儒風訓迪末學為首務周視建 圮陋

弗葺惧无以宣上德意以為良二千石差別命馬君

率諸生而告之以士有賜復有設科公侯皆 折禮

而氓隸不得知齒為饌有廟講習有所將歷于風雨

盡撤而斯之以大厥宇則皆應曰諾由是明分榑材
吉日肇工敞殿疏堂飛閣修廡齋廬庖福丹雘曼垣
以次完美門之外有小溪昔為橋其上門薄溪流澹
視蔽隘侯徙建其南以就深廣而東西溪為垣下作
石門瀦水成池蔭以嘉木前眺青山平野目曠神怡
亦蘊修息遊之一助矧今聖天子詔興大化夙厲幅
員務求德行經術之士丕聞文治桐汭邈在江湖萬
里之外士莫不儆飭思奮復際賢侯嘉惠于學宮允
生建白學制教食考察賓興之法綱條具備不幸王
氏之學與其議遂格厥後悔菴先生但論貢舉之弊
語益激切而群邪巧 正道榛荒先生之身不得一
日安於朝廷之上况能从其言也距今餘四十年而
其說乃大行則士之立身行道者可以自信不忒以
公論不合於今者必宜於古見拙于當時者必信于
後世與夫計是非得喪于旦暮之頃者其賢不肖豈
不大有逕庭哉此學聖賢之事而非常才所能與也
馬君亦以是為諸生勉若徒侈其輪奐以為觀美則
非僕侯所以作新之意侯名大賢字仲彬高昌人家
以忠貞著故名堂曰三節其至不期月而廟學悉隆
舊規又為造器祭饌官署築舍以訓蒙完廩以膳士

政可謂知本矣馬君清慎力學克愆乃職皆可書延
祐元年日至長記

天遊軒記

莊周多寓言世之誕謾恣睢蕩而忘歸者常托為以
為名延始流遁禮法離外倫類不知周之道本峭厲
峻矯一世而為之曲學之士得其粗而遺其精其
言而不竟其所以言也故放曰天放不放而效也遊
曰天遊不遊而遊也孰能尸居淵默乎璿堵之口口
蛻乎氛埃銜氣乎陰陽造旬始而規清 昔乎昧

者惑而夸者肆矣必有至道達德博大而能化如易

所謂唯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而後足以與此
而莊周不盡言也夫信莫大於權衡固莫利於膠漆
方圓莫逾踰于規矩而周之論曰權衡非信膠漆非
固而規矩不足為方圓也常即其所惟以示道不泥
於器而或者因以廢權衡膠漆規矩則非所以知周
也故曰周之道本峭厲峻深一世而為之周之道本
於老子老子一再變為申韓太史公為引繩墨切事
情是明非極慘礪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斯言深得
之余嘗惜周與孟子屈原相後先不相值孟子之語
好遊曰人知之亦蹶、人不知亦蹶、屈原之賦遠

遊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无為之先
視天遊孰同異必有能折衷者真定范煥卿妙於好
修而尚友以天遊名其軒異乎誕謾恣睢蕩而忘歸
者放余為之說以驗焉

翰林侍讀學士貫公文集序

余生在詞林職司謨著獲事翰林承旨姚先生於當

以字徂

文學士少許可然每稱貫公妙齡才氣英邁宜居

代言之選手私竊幸願倘得从公言語文字間允允

之取人也必信未幾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而余適

外補莫償所願越二年余以國子司業微日聚群弟

子從咕嗶每休沐或牽以他事又不得一接顏面如

昔人所謂蓋而論交者雖俗士之歛吾門日千百而

敬啟

終不以此易彼也亡何而公与余相繼南還

之一年公來遊錢塘過余相見若平生欽示所著詩

若文予讀之盡編而知公之才氣英邁信如先生所

言者宜其詞章馳騁上下如天驥擺脫羈羈一蹕千

里而王良造父尤為之愕貽卻頷吁亦竒矣儒先有

言古之名將必出於竒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竒在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所為非拘牽章格

之士所知也公之先大父丞相長沙王統師南伐功

遊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无為之先
視天遊孰同異必有能折衷者真定范煥卿妙於好
修而尚友以天遊名其軒異乎誕謾恣睢蕩而忘歸
者放余為之說以驗焉

翰林侍讀學士貫公文集序

余往在詞林職司謨著獲事翰林承旨姚先生於當
世文學士少許可然每稱貫公妙齡才氣英邁宜居
代言之選手私竊幸願倘得从公言語文字間允允
之取人也必信未幾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而余適
外補莫償所願越二年余以國子司業微日聚群弟

子從咕嗶每休沐或牽以他事又不得一接顏面如
昔人所謂蓋而論交者雖俗士之款吾門日千百而
其樂終不以此易彼也亡何而公与余相繼南還
之一年公來遊錢塘過余相見若平生歆示所著詩
若文予讀之盡編而知公之才氣英邁信如先生所
言者宜其詞章馳騁上下如天驥擺脫馮羈一蹕千
里而王良造父尤為之愕貽卻顧吁亦奇矣儒先有
言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奇在連在果此天下偉男子所為非拘牽章格
之士所知也公之先大父丞相長沙王統師南伐功

在旂常公襲其休澤嘗為萬夫長韜畧固其素
詞章變化豈亦有得于此乎漢李廣程不識俱亦善
將廣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文書其
甚事踈畧然声名常在不識石如予者自少好為文
章：守繩尺自程終亦不能程奇也視公能不有愧
哉嘗規古今能文之士多出于羈愁草墊今公生長
貴富不為燕酣綺靡是尚而與布衣韋布角其技自
以為樂此誠世所不能者夫名者天下之公器也公
亦慎勿多取也夫

重建崇寧萬壽接待禪寺記

浙水出新安郡東北流入海每朝夕上下排山連空
衝決悍舟人日俟其盈縮以濟或颶風至則東
西行人皆相戒以絕而况沙濤兩立蒙冒暑寒步涉
以為病宋淳熙間久上人嘗學於大慧果公宗其辨
智隨順化俗迺結屋江上之清水闡以便食息由是
割膏腴傾貨財以施者迹接而居益廣歷百三十餘
年而堂構勿易圯於訟囂過者悅息聖元崇信佛乘
設官分理乃立行宣政院于杭今中書平章政事張
閻公寔領院事鉏奸剔蠹批政具修凡指提之類敢
不葺者悉更其舊因詢諸宿德孰能繼久上人之志

者則皆曰兼受師名正傳早登法會植清淨因宜被
茲選公禮致弥敷而師固辭弗獲命迺即席時大德
九年八月也未幾什器土田不召咸復衆至如歸遂
作具章之輪寶相之殿既而隣居燎延若有魔試
來試願力師益堅忍精進浙炊不取惠周飢洵制荒
除磔新以棟宇中嚴像設僧堂文室庫庖滷以次
完美有信士徐氏曰玆者義師之為不吝輸財來相
斯役嘗鑿地得泉於寺西偏築亭其上以飲道流後
給米百石飯僧人圖為永久則捨海鹽田為畝者二
百視所給有贏而其心樂檀施未有止也先是平章
公捐已餐錢以倡來者微心無以知師之異微師無
以來徐氏之善一寺廢興繫得人 否矧幅員之大
欲致政理曷可不盡之思哉唯如來氏設教或曰言
假喻闡示義諦吾視驚濤駭浪喧飀蕩涌有異塵世
之昧沒于業緣妄識而无有覺者乎捍以石塘即滄
盤之岸資以颿檣即般惹之航其未渡則悲已渡而
樂有能察夫吾性之未始有夫去來悲樂者然後不
航而趨不岸而回昔之若驚濤駭浪者且將安舒恬
夷會乎真源斯究竟之道已師憲予言請書以為記
師台之黃岩人始吳氏以龍山崇福寺若虛師薙髮

受具足戒遊諸方所叅禮皆名沙門由淨慈上座為
為今崇寧萬壽寺住持余聞其墨名而儒行者為故
之記

餅城軒銘并序

吳興凌君德庸博造君子也摘朱文公敬齋銘箴
以餅城名其軒也巴西後學鄧文原竊惟守口莫
先于防意：苟誠矣則多言不為辯寡言不為訥
其道豈不簡且要欣遂為之銘曰

吾嘗博覩人已默研道契雖善有萬殊而本寔不二
夫言以發志志以帥氣即物引喻可以究終始達原
委孰有干城之士計周于崇墉守嚴于百雉而能辨
羸餅之凶挈餅之智相彼心聲語默異志致皆原於
方寸神明靜鏡涵而動水駛分然內省言出於意世
俗澆漓灵府弗治若居安而昧復隍之虞寢至而乏
守關之更是以口給屢憎淫邪適諛不知挹清注潔
而乃夷滑稽之為貴用乖物則苦窳類咎始暗
室悔尤斯至放曲礼安定辭而先之以毋不敬者所
以啟示學者入德之次也欣

請恩斷江住天平白雲寺疏

家住四明山因人賢增地勝佛說一切法以禪定為

宗乘向長江獨斷眾流於圓教是名妙覺恩公長老
現空得性住世隨緣自從雪竇叅來見滄海淺清俱
妄却向天心平處占白雲怡悅何妨禪房覺花木工
春詩客具茶瓜款畫人皆許墨名行道祇在山色
溪聲况昌黎曾為大顛白衣而遠公欲邀淵明入社
居前勝事企彼前修往瞻文正祠尤想讀書在僧舍
豈必生公座獨能說法動人聽傳祖宗不盡燈祝聖
人無量壽

宜興王師尹真讚

維師尹甫山澤臞也逢衣章甫美且邵也外涵咲矧
中恬舒也介不為矯通不汚也樂山之靜竹中虛也
宜尔受慶播令譽也

至大三年崇文弘道玄德真人臣全節蒙披上
恩封贈二代歸榮父母焜耀來金玉語昭垂爛
若雲漢書之副本傳示無窮國子司業臣文原
拜稽首為之讚曰

粵若猶龍道根繇邈淵乎无為智周萬物聖元啟運
宗其玄默迺命賓師弘教是立吉蠲釐事軍及九域
維臣全節秉心亮直式契道拒申用儒術帝曰予嘉
孝思類錫綸言斯皇泥封猶滋羽於歸覲輝耀于鄉

國寵教便蕃振百難匹報忠伊何訓是式治若烹鮮
常德勿失少私寡欲清靜寧一爰啟嘉猷益以贊皇
極

請張伯雨提點住杭州福真現疏

培風來九萬里不負真遊出閨說五千言要敷玄教
睠武陵之福地企華表之高風貞居講師道悟集虛
神全養素登真陪鳳笙之駕凌空泛牛斗之槎好士
平原與為東道學仙玄嶠不離西湖翩然雲出岫以
歸久矣玉在川而媚幾見紅蓮爰誰超住世之塵欲
世之塵欲從赤松游自有傳家之法祝聖人壽與太
初隣

萬松菴記

杭昌化陳氏宗靖康間自許南徙按漢史陳太丘傳
穎川許人此蓋其苗裔云陳氏有隱君子讀書百丈
溪上沒門人私諡文節先生其子斗龍又以老行著
明君汲仲為作傳溪之西曰白水原其南曰大園
塘直其北又北曰北塢五世之墓方里而近塢有松
數十章縣巨岩谷故山以萬松名搆塘之麓有峯秀
出曰霞紫斗龍愛其踞幽面勝翔峙迴復且述文節
先生之兆若公叔文子之樂殿丘焉廼剗茅規材構

為屠蘇歲時屠省子孫將歸息於是以致春兩霜露
之思因榜曰萬松菴集賢學士趙公書之斗龍為余
言曰松吾先世手植視桑梓豈不益親且嚴吾悞後
有囂子兇孫將剪伐是以墮先志則囑浮屠氏守其
業益以腴田若干畝匪徼福也以存孝也予曰子之
慮亦過矣遠其能必浮屠氏之不尔負乎則又曰願
先生一言以昭示來者庶有儆也余惟人與物異者
以知所本始而生事死葬情文交盡上古不封不樹
然俗尚敦龐非若後世觀美而誠意不屬聖王制禮
墓祭有章斬丘木者戒弗帥教者司徒有碑以所宗

風化立人紀也乃若學佛者言欲離一切煩惱清淨

无垢必先具戒行所貪嗔痴三不善根改捨諸所重
雖毀膚體不厭肯取非其有以為己利益哉昔李氏
有嘉樹韓宣子譽之季氏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无
忘角弓然則萬松之山勿替封植焉可也抑諺曰一
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来之以德陳氏之
子若孫其亦念此也夫斗龍字南仲謙素愿謹喜藏
書作書院教里子弟李陳氏當有顯聞浮屠氏者抑
之大明山慧始禪寺今住持僧曰其傳以甲乙曰
及規約著碑陰此不書

李先生墓誌銘

春秋自三傳之說並興學者各本師法黨同誼異而先聖人撥亂反正之旨晦而弗彰後世設科取士益務為新巧傳會以中主司鈞祿位訖宋李滋英不可設振時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守蜀學不為時好少屈撓為文必援據經旨極明二百四十二年興襄理亂之故士宗之而不能躋其堂闕者咸淳戊戌_禮考試春官得先生之文大喜遂高第蓋先生早以才敏發聞鄉邑又之永嘉所從師若李貴蘭徐天麟潘景之皆號鄉先生交友則趙公順係以春秋魁多士後嘗參預大政者也故先生學粹而文曰該洽由兩浙漕河與計偕卒受知揚公云因揚公而先生之名益著大庸剽以為文而幸中者得失有逕庭矣先生調潮州歸安尉惟用儒術吏不敢詒以事追逮訊鞠文案旁午能以治辨聞洪君起畏特憲節浙右好發密不肯輕薦為士舉先生老成端謹辟置制司幕下資其畫諾藹其休譽郡凡三易守皆見器重會漕司秋試選明經士司攷擇先生不得辭歸數月以疾卒寔癸酉十二月十七日也先生於宋嘉定壬申五月壽六十有二先是在朝以先生祖妣高年推恩

擇山水勝地便祿養授元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先生性樂易善容物不為軒絕崖異之行然遇事不可憾以私鄉閭族屬稱善人長者嘗手抄春秋左氏傳考摭史記國語諸國名謚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曰春秋貫串蓋先生于春秋雋永不釋至忘其世者也先生姓李氏世居處之龍泉曾祖祖父先生諱立道字成甫娶氏子男三人大同大有皆卒休仁饒州路餘于州教授孫四人鎮鼎餘彬曾孫四人尚幼先生墓在邑南鄉高浦之原葬用至元乙酉八月十二日後三十有一年休仁述先生之居里行業屬文原以銘嗚呼文原尚忍銘先生也哉癸酉歲文原生有十九五蜀士試春秋者逾五十而先生拔其文首薦書嘗詣客館先生換而誨之曰子後當以文章顯宜殫學以遲時毋躁也領庸鉅死以報知己而年逾六十矣昔柳子厚讀書春秋纂例願執業陸文通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亡嗚呼文原與先生僅獲一執摯於將命者而先生之學亦勿克究厥施是豈不可永嘆也夫銘曰惟聖刑述大闡人文支詞曲說迺湮其源執圃中雋童縫之慶吁嗟先生而仕一命身則

雁殃子孫受祉陋彼羸金遺經在几我幼登堂今髮
且皓示後勿忘勒銘岩阿

送蒲廷北游序

蜀人自雁兵禍轉徙東南所至如羈臣逐客呻嘯无
聊幸而仕且貴者往、无由以周其家僅苦古所謂
祿代耕者不得仕則營他業亦鮮克自給蓋涉憂患
者懲艾深以礼法自繩者絀生事自先人來吳且餘
八十年計耳目所睹聞類若此則夫人之安廬井服
耕桑從親成墳墓以終其身者豈不甚可樂也哉吾
蜀尚鄉義群后軌握手笑語若平生驩然生多亢直
有過亦面折不少怨余生晚猶得接諸故老而挹其
遺風焉迺今或 蒲君廷瑞始遊雲南又自蜀沿江
漢歷閩嶠由雁宕亦城南東以來錢塘其生益後于
余而意氣魄邁不群且練習世故皆余所愛慕以為
不可及者往為儒官馳士譽憲府用薦者補佐史不
肯媿阿苟祿去將道金陵上京師以予之抱負吾知
其必有合也 蒲氏固蜀望宋熙寧元豐間尚書左
承以言論風儀居禁近由翰林學士佩金魚為世味
寵作清風閣藏書教子孫極嚴厲族氏散居蜀土宋
季有列朝著登虞庠掇高科者皆慎座富詞藻詩書

流澤其未蓋有自今又獲交吾廷瑞也廷瑞勉乎哉
漢史稱司馬相如好讀書然作子虛賦因狗監楊得
意以進此非余所望於廷瑞者

送洪養源歸淳安省墓序

古之為墓者必有兆域以辨昭穆凡丘封之度與其
樹數則又眡爵位為差先傳有言祭墓非百也然周
官冢人祭於墓為尸先王制禮有權經所以適人情
厚風教如此後世宦游之士死不免還葬而徼幸其
吉以施及其子孫者江南川谷窈窕言禍福利害極
毫髮故其弊特甚中州也吾交洪養源言上世家淳
安四世祖筮仕始占籍錢塘由是族屬之間遺歲時
之展省禮或缺焉由吾祖而下未嘗不心折而涕交
流也余將徃省以致君萬悽愴之思顧先生一言以
為贈余曰禮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吾世祖免殺同姓
也六世親屬竭矣夫服窮於五世者制禮之節若親
親之道雖歷百世莫之有改以其五世而盡其百世
者可乎哉子歸矣祭而合族尚有感於予言也乃若
周冢上冢俗人以為榮是殆以貴富加其親者比不
為養源道養源名浚嘗為國史院編修官云

雪菴長語詩序

學釋氏者曰佛以妙圓清淨究竟真如視語言文字
沈夢幻幻空花本非實有然方便設教該括衆理鉅
細靡遺曷嘗厭語言文字哉說者謂此為妄根塵識
冥迷无覺者若上智則不假世緣締直悟宗乘法性
既空言於何有幾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者耶佛有
頭陀教今大同李公玄暉為宗師遇手繡貝多心研
般若之暇有所感發輒為歌詩以宣道其意或訊公
曰頭陀氏艸衣糲食勤修苦行何楫焉以詩為事公
笑曰此吾長語也聽者能知長語為非長語則佛道
可默識矣公早業儒交集皆當世名鄉相上大字所
謂枝進乎道者受知聖朝位昭文館大學士而公衡
智能不著貪欲改為詩冲淡粹美有山林老學貞遁
之風為昔高閑上人善艸書昌黎公言淡與泊相遭
若有疑於高閑者然必先淡泊而後通變化豈惟書
哉詩道亦由是爾余曩在詞林獲接公風采言論知
公之為世貴重者不獨深于詩也改為序其編首而
歸之

頭陀師李大方詩集序

大方李君早習頭陀教受業於藏真澄公机警不羣
衆推讓為法器既示寂東平張君幼度為狀其行履

乞言于當代之工為文詞者幼度與余同在詞林素
慎重其許予必審及觀大方所為詩而幼度之言益
信唐僧類能詩往以空玄為工視世改若不屑然
吾現古之善李佛者一垢淨奔宣寂等物我不問有
无不著苦樂必以空者為工是猶滯於一偏而非其
道之至也大方之詩融會貫徹博周事物而非汙窮
極理奧而非隱是殆有得于古之學佛者乎凡學必
有悞而入若扁之斲輪慶之削鎌痾痿之承蜩凡伎
皆然而於道也知道者視詩為末然非知門至臨不
二可謂無門之中一切法門備矣大方之悟入其
在茲乎經之曰言文字不內不外不在中間是故无
離文字說解脫也知此則佛道幾矣豈惟詩哉吾
嘗聞釋氏云因書以為大方李君詩集序李君諱溥
負大方其字自號如菴家本河南芝田人後居燕
云

新建南涇規記

嘉興之東北六十里曰秀涇之南張君全真居焉
君早以才猷敏裕發聞鄉邑中仍世改勞形休心乃
益慕氏老李求所謂恬淡冲漠離塵絕俗者遂著道
士服即所居為道院鳩工掄材經度締構肇自至元

丙戌越十有八年而棟宇大備始易名大德南注現
以地繫年示端本君上今三十八代天師為之書其
制則中為殿南向以觀事吳穹若太乙招搖司命玄
武及里社之神皆列祀于兩廡又即門東西偏設城
隍廣侯祠以便夫水旱疾厲之有禱焉者游閑靜修
之士 週有寮食寢有所直北為堂曰演妙以揚道
紀環視深廣流水四週畦蔬于水東庫廩庖湍各就
曠爽門外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泓治堤巨東南植檜
柏杉松築亭以憇者而表其道曰通玄田為齋者千
二百有奇現成五年而君六十有五矣迺屬弟子張

歸老於知止菴謁余具識顛末以驗

知止菴記 代為周守藏史蓋博聞多識非絕茶

以上為上卷
以下為下卷

以為知者吾夫子嘗問禮焉而世之孝道者樂虛誕
而厭繩檢外名教而守空寂非老氏意也言其治大
國若烹小鮮小國寡民可使甘食美服非有什百人
之器而不用此豈死灰槁木泊然遺世者所能與聞
有若居川飲鍊真養神竊其術以久生者私也而非
公也若夫翕之為張也奪之為與也柔弱之為剛強
也是皆矯時之弊行道之權而昧者欲以智數勝蓋
悖矣聞吾張君達者惜其不能以老氏之道佐理政

丙戌越十有八年而棟宇大備始易名大德南涇現
以地繫年示端本君上今三十八代天師為之書其
制則中為殿南向以覲事昊穹若太乙招搖司命玄
武及里社之神皆列祀于兩廡又即門東西偏設城
隍廣侯祠以便夫水旱疾癘之有禱焉者遊問靜修
之士 週有寮食寢有所直北為堂曰演妙以揚道
紀環視深廣流水四週畦蔬于水東庫廩庖湍各就
曠爽門外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泓沿堤亘東南植檜
柏杉松築亭以憇者而表其道曰通玄田為齋者千
二百有奇現成五年而君六十有五矣迺屬弟子張

應玘嗣其業而歸老於知止菴謁余具識願末以驗
來者余曰昔老氏為周守藏史蓋博聞多識非絕孝
以為知者吾夫子嘗問禮焉而世之孝道者渠虛誕
而厭繩檢外名教而守空寂非老氏意也言其治大
國若烹小鮮小國寡民可使甘食美服非有什百人
之器而不用此豈死灰槁木泊然遺世者所能與聞
有若居川飲鍊真養神竊其術以久生者私也而非
公也若夫翕之為張也奪之為與也柔弱之為剛強
也是皆矯時之弊行道之權而昧者欲以智教勝蓋
悖矣聞吾張君達者惜其不能以老氏之道佐理政

而又嘉其慎知止之義與之醋管声利窮老而不已
者是非相廷庭也君期奉親以孝行著建菴墓左曰
宗孝又祠于現若宗族暨羽流信士之物故者或在
合於老氏曰慈之旨後之人尚勿替張君之志也夫
君號簡靜凝妙中和法師開山提點住持云

送潘元卿赴徽州績溪教諭序

錢塘潘元卿被江浙省檄掌教新安之績溪將行謁
余而言曰走也獲請見於將命者先生常叙其詩以
為可進於季今往為一邑師惟謙薄弗任是惧幸先
生其終教之也余曰古之人道德勲業垂憲來世夫

人愛敬動於中則為式其閭封其封尸而祝之示弗
忘今新安文公之故里子之負笈而往也亦思有子
公之詩行於世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公在當時為群
邪所誣訕擯辱而効氣欲論不為銷沮從游之士特
立而不顧者有幾或改迹他門以自異後季自視處
此當何如其于是非是邪正之辨宜審也公之季能
至此者何哉經傳之所採討師友之所功靡其散見
于語言文字間者皆精神心術之寓而季者豈易以
雷同勦說窺窺其埃哉初公以詩荐或語未為知公
者然詩原本性情亦季道之方子嘗有斯事於公詩

當有得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元卿勉乎！余友屠君存博，為新安郡博士，與世亦齟齬寡合。余嘗以為自古賢聖皆然，不必置欣戚其間。若文公之事，可睹已存博，且將壻子講李，授受之暇，其亦有以語我乎？

錢塘諸友贈周古愚詩後序

余友余現光客錢塘，得瘡首疾，更教醫勿治。弟子顏潤之走予曰：吾師之病亟矣，惟先生圖之。余曰：頃過周君古愚所見几上書盈帙，皆手抄細字。余問曰：何書？周君曰：傷寒書也。吾病世之言醫者昧表裡虛實順逆之理，而妄藥人以死，乃輯古禁方，區分彙次，如老吏持三尺法，无枉撓者。蓋將翼仲景之書以行于時也。余私識其語，以為周君博習醫事于傷寒，尤專攻者乎。潤之盍往請焉。潤之因余言見周君，即策馬往，現光已憤眊，不知人。周君切其脈曰：是伏陽也。謂陽病得陰脈者，非其法。當用大黃，芒硝若干，連下之，不且殆。聽者愕然。周君曰：吾有以起現光，毋怖也。夜服藥，至明發，小甦已。復進，數劑，寂後下瘀血，乃愈。皆如周君言。始余亦未能必，周君之速效也。今始信周君於傷寒果專家也。傷寒有風寒濕熱過之辨，而

六經治法亦殊若太陽屬膀胱宜汗陽明屬胃宜通
泄太陰屬脾宜燥溫厥陰少陽少陰屬肝膽腎又宜
溫平汗利及諸傳變皆有候陰陽少差死生立異百
之醫十全為上非必皆能藥而生之也亦曰知其可
治不可治而毋苟試其術斯良醫矣今周君既善是
又遇人輒予善藥不厚責報若宋清之道豈不誠賢
矣哉規光既序其事交友復詩以美之而屬予為後
序予不得以蕪陋辭延祐乙卯秋八月朔序

皇元贈隴西郡李公神道碑銘

武宗踐祚效尚孝理風厲幅員中外臣僚身被寵

數又追榮其先代親爵秩有差以示顯揚之道罔間
歿存庶俗化丕厚至大二年今江湖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李公由同知宣政院叅預江西省未赴領行二
部官二品明年遂 皇書祖天祐贈中奉大夫隴西
郡公祖妣傅氏隴西郡夫人父昌贈資善大夫隴西
郡公妣梁氏隴西郡夫人公既率子姓群從祭告以
侈聖世湛恩周洽昭天漏泉其曷克報祿而又惟念
墓道有碑宜具著前人里系行業所以勗躬燾後者
會守官于杭而文原還自京師屬紀載以詒永久辭
不可則為叙次其狀曰李氏世居寧州曹本西夏大

兵有事涉陞中奉公猶為其國執戟以上命徙冢
大同即百雲中馮門地中奉公樂其風上曠夷稍治
資產生資善公父子相繼皆樂為善處里閭族黨甚
獲休養遇者老必身禮下之賤之匱者不以惠自多
願再世所蘊負弗獲展用子時改如其事者亦不悉
漢馬少游謂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款段馬為郡縣吏守墳墓鄉人稱善久斯可矣世率
以為常言然聖人亦以善人不可得見見有恒者善
人豈易能哉又嘗現古今賢者多冲約愿謹不事祿
祿其後益蓄遠凡赫就功名者世莫不羨慕而流澤

乃易終天之報施人與時好異也中奉公生男三而
資善居長仲曰 季曰 領詣路釋教資善公亦生
男而叅政居仲曰 長曰安季曰絹寔子孫咸克紹
先志而尤鍾美於叅政也中奉公以庚辰年卒壽八
十有五資善公以中統壬戌卒壽七十有四墓在大
同路 之原叅政早陪宿衛恰慎厥職際遇五朝
荐膺簡擢自至元十七年授武畧將軍太原路堅州
達魯花赤兼諸軍奧魯歷總制宣政隆禧崇祥院訖
今三十有六年積官至資政大夫江浙為東南重鎮
倚公藩翰且旌賢也夫人邾氏封隴西郡夫人子男

四人長曰 知雅州次曰 竊其庫達魯花亦皆承
事卽又次曰慶安壽安尚幼孫十有一人矣李氏垂
慶方未演迤未有父所謂天之報施善人者豈不較
著明甚也耶是宜為銘：曰邈以矣寧州周幽所理
厥氏救龐于裕于耜被以皇風著德孰嗣維龐西公
奕仙李善根內植錦網其美義方所 是維是以積
善之慶施于孫子圭璋廟廟迄登臚仕帝念勲庸尔
袒尔弥孝思錫類仁浹同執西壤疏封爰後本始於
絲綸章貫如珂里有鶴云盤佳 懋述止捐伐送石刻碑以
配幽誅

之書置藏南學

110X
150
4